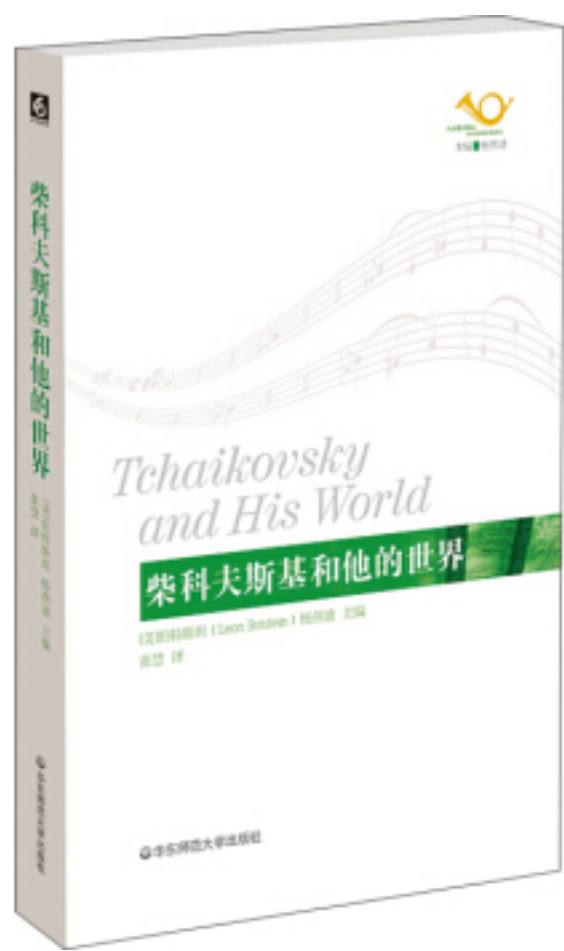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_下载链接1](#)

著者:Leon Botstein 著，杨燕迪 译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柴可夫斯基一直感兴趣的音乐爱好者作为一位横跨许多边缘——东方与西方之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传统与创新，温柔和夸夸其谈，男性和女性的。在这本书中，他通过音乐和传记的考虑，从多学科的学者探讨柴可夫斯基的许多方面。介绍了在英国一些柴

可夫斯基的作品第一次关于音乐的体积，以及三个有影响力的文章，以前只在德国，从1993 Tübingen会议纪念柴可夫斯基逝世100周年纪念。

名家名作，值得一读！

还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老柴的世界让我好奇，永远的柴可夫斯基，值得钦佩！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赞赞赞赞赞赞赞

很好很好很好的。正版。加油给力的！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很喜欢这本书，也喜欢听他的音乐

好书。推荐。正好最近写文章用。

物美价廉物美价廉

讲的很详细，特别喜欢柴可夫斯基

了解一下吧 多看点书不是坏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就是爱老柴

非常好

挺好

好书

不错

好

柴科夫斯基、契诃夫和俄罗斯挽歌 银白色，十月似坚果， 早霜如锡，闪闪发光，
契诃夫、柴科夫斯基和列维坦的 秋日的黄昏。 《冬天临近了》，帕斯捷尔纳克(1943)
这不是第一篇评论柴科夫斯基和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关系这一主题的文章。一位是作曲家，另一位是作家，两人彼此钦佩，人们经常谈论这段友谊，探索这段关系并作出结论的重要文献甚至可以集成薄薄的目录。1962年，叶夫根尼·巴拉巴诺维奇(Evgenii Balabanovich)出版了专著《契诃夫和柴科夫斯基》(Chekhov and

Tchaikovsky), 1978年, 此书的第三修订版出版发行, 此前, 其他苏联评论家如I·A·克列姆廖夫(I. A. Kremlev) 和L·P·格罗莫夫(L. P. Gromov), 也研究并就这一主题撰写过文章。1985年, 柴科夫斯基的英国传记作者戴维·布朗(David Brown), 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英语文章, 显然,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作者对先前的文献一无所知。虽然这些文章对帮助我们了解这段短暂却重要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它们同时又皆不尽人意。巴拉巴诺维奇用充分的证据证实, 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关系的确属实(实际上, 他甚至把两人间接接触的详尽细节, 都按时间顺序排列了起来), 但对于一些大家更感兴趣的问题, 如两人的友谊起初因何而产生、这对于作家和作曲家本身的创造力有何意义等方面所做的分析不太成功。在巴拉巴诺维奇研究的前八章里, 他探讨了两人生平的来龙去脉, 这一部分行文严谨, 与他对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作品共性这一更具挑战性问题的探讨不太相称, 他只是在最后两章里才对共性问题做了讨论。巴拉巴诺维奇发现, 在美学观点方面, 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一些共识, 他断言, 两人作品在风格和主题上有许多共同点, 如, 交响乐般的现实主义、悲剧性、理想主义、抒情性、对童年的兴趣、简约、感情诚挚、善良、谦虚和强烈的俄罗斯风味, 他把这些共同点做了分类。但是, 他的陈述充其量只是一种分类, 其说服力又被他使徒书般的方式所削弱(如“契诃夫和柴科夫斯基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之类的话), 成了既没有深度又不专业的苏联式评论。在他的研究中, 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都是圣人般的艺术家、完美品质的典范, 离他们复杂真实的人类自我相去甚远。戴维·布朗的文章所包含的生平背景和巴拉巴诺维奇的基本相同, 也只是到结尾处才对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两人互相吸引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作家和作曲家之间的不同点多于相同点, 对此他只做了简短的分析, 令人失望。布朗认为, 柴科夫斯基自省, 而契诃夫客观, 两人截然不同。契诃夫是一个作家, 他有着广泛的性格特征, 代表形形色色的人, 与之相反, 柴科夫斯基是一个高度主观的作曲家, 在他的作品里, “除了他自己的创造性特征之外, 再没有其他真实的痕迹。”实际上, 这种观点的反面也值得讨论。杰拉德·迈克伯尼(Gerald McBurney)在他简短但极富洞察力的文章中写道: 柴科夫斯基是最离心的作曲家之一。他的音乐里没有单一的发展路线, 也没有追求有机统一的艺术洞察力, 对柴科夫斯基来说, 任何一种体裁都可能成为多种意图的载体, 例如, 《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 尽管旁人一听便知它们是柴科夫斯基的作品, 但在表达思想的手法上, 却不像出自同一颗大脑。至于交响乐, 每一部接下去的交响曲、组曲、交响诗, 仿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契诃夫也同样是离心的, 他作品的不纯一性当然并不妨碍他本人创造性人格的持续存在。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有一个共同特征, 即对“一种深奥而又最基本的人性”的界定, 对于这一点, 布朗和巴拉巴诺维奇一样, 竟将最后的分析简化成一种归纳, 让人读来有种言之未尽的感觉。因此, 本文期冀从不同的视点研究柴科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关系, 从新的角度审视他们作品的共性, 深入研究表面之下的真相。首先, 有必要回顾柴科夫斯基与契诃夫首次接触的背景情况。契诃夫出现在柴科夫斯基的视野里是在1887年4月, 他的故事《信》(The Letter) 在《新时报》(Novoe vremia)的星期日增刊中发表。此时, 柴科夫斯基在麦达诺沃(Maidanovo), 即将完成歌剧《女妖》(The Enchantress)的管弦乐配器, 他的好友尼古拉·卡什金(Nikolai Kashkin)跟他在一起。他们的夜晚是在交谈、二重奏表演或大声朗读中度过的。据卡什金讲, 4月19日晚上, 契诃夫的故事给两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们把故事读了两遍。事实上, 柴科夫斯基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以至于第二天在给弟弟莫戴斯特的信中, 他说他决定要去更多地了解这个作家。而后, 他询问了《新时报》的音乐评论人米哈伊尔·伊万诺夫(Mikhail Ivanov), 得到一本契诃夫上一年出版的首部非消遣性短篇故事集《五颜六色的故事》(Motley Tales)。很明显, 读了这本故事集之后, 他更加钦佩契诃夫了, 因为随后他就坐下来给契诃夫写信祝贺,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_下载链接1](#)

书评

[柴科夫斯基和他的世界_下载链接1](#)